

陈毅副总理在西藏

魏 克

“明日拉萨会亲友 汉藏一家叙别情”。这是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于 1956 年 4 月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在青藏公路上写的《乘车过雪峰》诗中的最后两句。它充分表达了陈毅副总理对西藏人民的热切情怀，也是陈毅副总理在西藏期间一个半月的真实写照。时值我在西藏军区政治部青年部工作，亲身经历了这段往事。

1955 年 2 月 9 日，国务院作出《关于成立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决定》。经过一年多的积极准备，于 1956 年 4 月 22 日，举行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为此，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派出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元帅为团长，张经武、汪锋为副团长的中央代表团，参加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大会，并慰问西藏人民和驻西藏人民解放军。

4 月 17 日，拉萨各族各界 5 万多人，在西郊十里公路两旁，欢迎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的亲人。下午一时，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亲自到接官厅迎接中央代表团。前往欢迎的有中共西藏工委书记、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工委书记、西藏军区政治委员谭冠三，工委书记、西藏军区副政治委员范明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官员。达赖喇嘛在致欢迎词中说：“值此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际，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派来了各兄弟民族代表参加的中央代表团，这是给予西藏人民的极大荣誉和关怀，我表示衷心地感谢和敬意。陈

毅副总理不辞辛苦，万里跋涉，平安顺利到达拉萨，我以无限兴奋的心情表示热烈欢迎。”

陈毅副总理在欢迎仪式上致答词说：“我们来到美丽的有着悠久文化和历史的拉萨，并受到热烈的欢迎，感到无比的欢欣。这次由中国共产党中央、中央人民政府和毛主席派来的中央代表团是由国内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组成的。

中央和毛主席对于西藏地区这几年来在与祖国各民族的团结和西藏内部的团结方面，以及各项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满意的。这次来祝贺筹委会的成立，向西藏人民和驻藏人民解放军慰问，并听取西藏僧俗人民的意见。我代表毛主席、朱副主席、刘委员长和周总理向西藏人民和人民解放军表示感谢和慰问。”

达赖喇嘛于 21 日在罗布林卡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中央代表团的全体团员。同一天，达赖喇嘛的母亲尧西·阶云钦姆和姐姐尧西·泽仁单玛在她们的花园里，接见了中央代表团的蒙古、布依、维吾尔、朝鲜和汉族的女团员和女演员。在上述欢迎活动中，到处充满了兄弟民族之间的亲密情谊和节日的欢乐气氛。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于 4 月 22 日举行成立大会。有 1083 人参加了大会。陈毅副总理在大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命令，并代表国务院把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印鉴授予达赖喇嘛。

随即陈毅副总理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说：“我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和毛泽东主席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人民致以热烈的祝贺！

几年来，中央和西藏地方的关系有了很大的进步。1954 年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到北京，出席了全国人大第一届

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全国政协第二届第二次会议。藏族领袖参与全国政治事务的领导工作是历史上没有的……”。

大会宣读了毛泽东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恩来总理以及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人大民委等单位的贺电和贺词。中央代表团向大会赠送了毛主席瓷像一尊，以及宫灯、花盆和各种树苗、树籽、花籽等礼品。

中央代表团在会议期间，先后参观了拉萨著名寺院哲蚌寺、色拉寺、噶丹寺、上下密院、朗吉扎仓寺、乃穷寺、噶东寺、药王山、功德林、措姆林、西德林、则却林以及阿尼札宫等，并向各寺院的僧众发放了布施。各寺院的喇嘛、比丘尼用最隆重的宗教仪式欢迎和接待来访的亲人，还念“觉得巴”佛经，祝福代表团吉祥如意，健康平安。

陈毅团长，张经武、汪锋副团长及代表团秘书长、团中央书记罗毅和一分团副团长教育部长林汉达一行还到拉萨小学参观，在校长赤降活佛和副校长多吉才旦的陪同下，参观了六年级教室。陈毅副总理向学生们亲切地说：“我代表毛主席向你们问好！你们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学生们把他们制作的天安门模型和布达拉宫的水彩画以及藏文信委托代表团带给毛主席，并为中央代表团专门表演了“献哈达”等舞蹈。演出结束时，两个小报幕员说：“祝代表团叔叔和阿姨们身体健康！”陈毅副总理等中央代表团成员，一次又一次地抱起围在他们身边的藏族小演员，并送给他们制有毛主席像和天安门图案的纪念章。最后，赤降校长说：“我看到了西藏人民的光辉前途，我祝西藏儿童幸福！”

陈毅副总理于 29 日，在拉萨接见了西藏地方政府三品以上的藏族僧俗官员和各教派的大活佛。陈毅副总理首先向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西藏地方政府给中央代表团的大力帮

助表示感谢，还就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民族的团结，民族内部的团结以及今后改革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

中央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西藏地方政府、班禅堪布会议厅、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也先后举行盛大宴会，欢迎中央代表团和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

中央代表团于4月30日，举行盛大宴会，宴请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筹委会委员及列席人员。中央代表团还在宴会上，向西藏地方政府四品以上的僧俗官员赠送了礼品。

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于5月1日举行闭幕式。在闭幕会上，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和帕巴拉·格列朗杰分别代表各地区向毛主席、朱德副主席、刘少奇委员长、周总理和中央代表团献旗献礼。

陈毅副总理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团结是产生伟大力量的源泉。过去几年，中央和西藏是团结的，西藏人民的两位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是团结的。噶厦政府、堪布会议厅委员会和昌都地区解放委员会也是团结的。我们的团结，已经使西藏地区这几年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并且在这一基础之上，胜利地成立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我们相信，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之后，只要继续贯彻中央的民族政策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各方面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像兄弟一样，大的照顾小的，小的支持大的，多看别人的长处，多检查批评自己的缺点，那么，我们的团结合作就会搞得更好，我们的各项工作，就能够取得更加辉煌的成就。西藏民族将在伟大祖国的建设中作出更大的贡献！”

陈毅元帅于5月1日，在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中将的陪同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部队和西藏地方部队。

5月6日陈毅副总理在达赖喇嘛的陪同下，参观了布达拉

宫。参观中，陈毅副总理说：“布达拉宫是祖国伟大的建筑！”达赖喇嘛对陈毅副总理说：“五世达赖喇嘛曾在政治上统一了西藏，七世达赖喇嘛在宗教上有很深的造诣。”陈毅副总理笑着对达赖喇嘛说：“你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将领导全西藏人民在自己的家乡建成社会主义，西藏的政治和宗教都将得到发展。”陈毅副总理向释迦牟尼佛像和历代达赖喇嘛的佛塔献了哈达。

陈毅副总理于5月6日下午，在尧西林卡设宴招待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陈毅副总理在宴会上讲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使整个西藏团结起来了。愿我们的团结和唐古拉、喜马拉雅山一样青山不老，愿我们的友谊像通天河、雅鲁藏布江一样绿水长流！”

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从5月12日到19日，在日喀则进行了慰问活动。

5月13日，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在日喀则举行了有15000多人参加的慰问大会。

陈毅副总理还在德庆颇章设宴招待了日喀则的各界人士。

中央代表团在日喀则还参观了日喀则小学，并赠送了礼品和玩具。

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大喜日子里，北京到拉萨的航线试飞成功。由韩琳驾驶的第一架飞机，越过昆仑山、巴颜喀拉山、唐古拉山，突破“空中禁区”于5月26日9时23分安全降落在当雄机场上。29日，潘定国驾驶着“北京”号银鹰，从另一条航线，跨越邛崃山脉、折多山脉和横断山脉，在7000公尺的高空飞行3000多公里，经过拉萨上空，再次降落在当雄机场。从而缩短了北京、拉萨之间的距离，给西藏人民带来又一大喜讯。

5月31日，在圆满完成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委会的成立和

慰问工作之后，中央代表团带着藏族人民对祖国和各兄弟民族的深情厚谊，就要告别拉萨回北京了。拉萨各族各界 3 万多僧俗人民列队欢送毛主席派来的亲人。

陈毅副总理在告别讲话中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的成立，是西藏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我们祖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为西藏开辟了一条顺利的发展途径。我在此，再一次对西藏人民的成就表示祝贺！中央代表团在西藏期间，还访问和慰问了西藏各地的僧俗人民和驻军，参观了学校、医院、寺庙、农村和工厂。并且同西藏的领袖和官员交换了逐步进行民主改革和建设西藏的意见。我们在和西藏领袖、官员和人民的广泛接触中，看到了和学到了很多宝贵的东西。我们相处的时间虽然很短，但是我们已经建立起了深厚的友情。我们之间团结更加增强了。我们在祖国和西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上是完全一致的。有了这种伟大的团结一致的精神，就可以克服前进道路上的任何困难。根据我们在西藏的体会，物资富饶的西藏地区、勤劳勇敢的西藏人民和有能力的西藏僧俗官员，在热情、智慧和热爱祖国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两位领袖和中共西藏工委的直接领导下，在进藏工作人员和驻藏人民解放军的帮助下，过去几年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我们相信，今后，必将获得更加巨大的成功。我们满怀信心地断言，西藏人民将在建设社会主义祖国的事业中，发挥其光辉的作用。

就要分别了，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情感到像雅鲁藏布江水一样在冲击，像唐古拉山峰一样在起伏。我们是怀着无限依恋的心情离开你们的。我们不仅有了康藏、青藏两条公路，而且又有了航空交通线。因此，我们之间的密切联系，已经有了更加有利的条件，我们今后可以在北京或在拉萨随时见面的。祝美

丽的西藏日益繁荣，祝勤劳勇敢的西藏人民生活更加幸福！”

大家怀着依依不舍的兄弟情谊分别了。这段我亲自参加并经历过的往事，虽然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然而陈毅副总理的音容笑貌仍然久久珍藏在我的心里。

成都解放的一段珍贵史实·(上)

刘明回忆 王克诚王竟生整理

我是一名潜伏在伪胡宗南部第 7 补给后勤司令部的中共地下党员，公开身份是中校视察官。1949 年春，我秘密接受上级党组织的任务，率单独活动情报小组，随胡部一起南下到成都后，利用有利形势，策动了敌军后勤系统和伪城防部队弃暗投明，保护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迎来了成都解放。这段难忘岁月，过去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面世而鲜为人知，现经回忆整理记述如下，以飨读者。

利用师生关系 保护被服总厂

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经过“三大”战役，蒋介石军队主力基本被歼。为执行老蒋“确保西南，准备反攻”的战略计划，胡宗南放弃西安，将军队撤至秦岭一线，妄图以秦岭天险以拒我军。

在此形势下，我们潜伏在胡宗南部第 7 补给司令部后勤系统内的情报工作亦作了相应的部署。4 月中旬的一个晚上，中共西北局社会部西安情报组负责人刘布谷同志（与我单线联系）把我叫去，给我布置了胡部撤退西安后继续从后勤系统搜集胡部的战略动态情报。并决定以我为组长，成立一个单独活动情报小组，配备一部无线电台，随胡部一起南下。情报小组成员除原属我领导的潜伏成员尤兰、石士超、韩风林、张逸、董彦明 5 人外，又将另潜伏在胡部中的王倚霞（西北绥署上校科长）、戴丹枫（第 7 补给司令部中校科长）、杨开元（骑兵军

需处处长) 3 人关系转入情报小组, 还抽调我军大荔军分区机要科长高怀廉同志为电台台长, 西北大学学生张世杰、于遵甫 2 人为情报交通员。

5 月 2 日, 胡部撤退到汉中。由于全国解放形势发展很快, 胡部又退到四川成都, 我们遂又随胡部至成都。

是年 12 月初, 我军兵分两路大举向西南各省进军, 蒋介石调集残部约 40 万人, 妄图以四川为根据地, 固守西南天险, 抗拒我军解放, 争取国际局势变化, 伺机反攻。

此时, 我“一野”从川陕南下, 二野从川东西进, 两相夹击步步紧逼的消息闪电般地四面八方传来, 国民党兵无斗志, 军心惶惶, 队伍瓦解, 局势几乎一天一个样。国民党李文兵团在邛崃投降, 裴昌会部在德阳起义, 李振部在牛市口起义, 盛文的第三军被消灭, 王缙绪通电起义, 伪四川省政府主席王陵基被活捉。“国民政府”及其党政大员早已陆续逃往台湾, 而留在成都的只是败退下来的散兵游勇及后勤单位。

战事逐渐向成都市区逼近, 城内秩序一天比一天混乱。工厂停工, 商店关门, 物价暴涨, 敲诈风行。入夜, 枪声四起, 歹徒到处放火, 街上散兵成群, 四处寻衅闹事。这是一个“群敌无首, 占地为王”的野蛮世界。

一天, 杨开元同志回来报告说, 成都南河外的胡宗南被服总厂, 是一个有一万多人大型军用工厂。厂里 6 个仓库装满了没有使用过的美军援华布匹和服装, 还有 3 千多两黄金和几万元现大洋。守卫工厂的兵力, 只有一个步兵排。现在厂里情况已传到社会上, 流落在成都近郊的一些地方武装打起发这笔横财的主意。于是, 今天这几个人带兵进厂要接管, 明天另一帮人来筹助军饷。开始厂里还能软硬兼施婉言应付, 随后压力越来越大, 有的公开叫嚷要用武力接收。而厂长杨杰科少将是

我的老师，现在焦急万分，不知如何是好！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我问杨开元同志消息来源。开元说：“杨杰科是我在南京军需学校的老师，厂里几个拿事的科长都是我同期同学，昨天见面说起，才知他们目前的处境。你看这事咱们管不管？”杨开元说完即反过来问我。

管吧，这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不管吧，国家财产很快就会遭受损失。我即把高怀廉、于遵甫、王倚霞等同志叫在一起商量，最后一致看法是：目前形势下，由于电台隐蔽条件不足，不能冒然使用，情报无法向上级汇报，而对被服总厂出现的情况，决不能袖手旁观，要千方百计保护国家财产安全。

随后大家商量的保护被服总厂的办法：一、杨开元可以向杨杰科公开政治身份，说明是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愿帮他渡过目前困境，鼓励其振作起来；二、动员杨弃暗投明，发动全厂职工起来保护厂内财产，坚决不许外人接管。万一有人强行接管，就公开声明本厂已归共产党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任何人无权进厂干涉，否则一切后果由其负责；三、向杨讲清政策，若保护了工厂，成都解放后，可将功折罪受到优待，否则不管什么原因，他将罪上加罪从重惩处。

杨开元带着 3 条决定秘密见到杨杰科，说明来意后，杨喜出望外，满口答应。不一会，杨忽怀疑杨开元所表明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身份，并婉转地提出：这里边困难不少，你可不可以领我见见你的上级，一起再作些商量？

杨开元不敢作主，回来跟我反映后，我们又一次进行了分析，认为杨想见面没有恶意，可以见一面，打消顾虑，使他坚定起来。但杨身为国民党少将，手里还有部分反动武装，会不会借口耍什么花招？也不能不防。

我要杨开元通知对方当晚在被服总厂会面，但要绝对保守

机密。

黄昏过后，我和杨开元各带一枝加拿大手枪。开元同志照平时打扮，我带了一顶皮帽子、大口罩、黑眼镜，手持一根文明棍，随开元去被服总厂。路上我们约定，见面过程中开元始终盯着杨，如果他翻脸，就先抓住他作人质退出现场，绝对避免纠缠；进了房子，开元要注意监视进出口，准备不测时进退方便。我们到厂门口，杨已在等候。开元指着我对杨说：“这是刘本厚（临时取的名子）同志，中共西北局的，我的上级领导”。接着又指着杨说：“这是被服总厂厂长杨杰科，我的老师。”由于夜黑，只能看到杨身材高大，着军装的模糊轮廓。

我们被引进厂门，穿过花园来到一个两层小楼的楼上会客室，一进门，5个佩戴中、上校军衔的军官“哗”地一声起身立正。我感到有点意外，这么多人是干什么的？正在迟疑。这时，杨似乎已看出来了，连忙解释道：“都不是外人，是跟我多年的部下，绝对可靠，听说您来，都想亲聆训话”。接着——作了介绍后，我示意大家坐下。

我和杨在会议桌主持位上落坐，那几位军官分坐两边，开元同志坐在靠门口的末席。

杨首先站起来说话，客套几句后即介绍了厂里近期遇到的问题，最后颇有感慨地说：“这段日子，我们就象没娘的孩子，处境实在困难，正在徘徊无路可走时，承蒙共产党地下领导指出一条生路，真是感激万分。今天晚上，我代表全厂官兵向地下党领导作出保证，一定负责把工厂财产保护好，誓与工厂共存亡……。”说到这里，杨转身给我行了个军礼后又接着说：“现在，请共产党领导同志刘本厚先生给咱们训话。”

今晚原本只与杨个人见面，以消除他的疑虑，如今这个场面只好应付几句，我站起身说：“今天有机会与各位见面，非

常高兴！危急时刻，各位能够认清方向，选择和人民站在一起，我们热烈欢迎！现在，市区秩序非常混乱，你们护厂的责任很重，希望大家团结一致，把全厂工人发动起来，尽心协力，共同完成这项任务，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国家财产不受损失。我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成都，解放后，将根据事实表现，功过大小，给大家以不同出路，希望各位充分珍惜这个立功的机会，我祝你们成功！”

我讲完话就辞别离厂，走到厂门，他们非用小汽车送不可，说这样路上安全，我们就坐了回来。

为了经常保持联系，杨开元同志作为我的代表进驻被服总厂。第二天，他回来汇报说，昨晚咱们走后，他们仔细讨论了护厂措施，一共有 19 条，其中一条已经兑现。就是当晚后半夜，杨杰科带领几个科长，悄悄把全部黄金和银元装进铁容器沉入喷水池中，局外人全然不知。

以后几天，我们从敌军械总库中秘密弄出 3 汽车新式武器和弹药，帮助他们成立了一个 200 人的护厂队，日夜武装巡逻，严密戒备。还采取了加固大门、围墙等措施。这样，一直坚持到我军进城接管，所幸没有发生意外。接管后，在一次会上，贺龙司令员对此给予表扬。杨杰科由于护厂有功，安排在我西南后勤学院工作。后来转业回原籍陕西，担任陕西省政协常委。

暗护军械总库 消除爆炸隐患

1949 年 12 月中旬的一天，我隐蔽在敌后勤司令部军械处的情报员石士超同志反映：是月 12 日晨 6 时；第 7 补给司令官程开春秘密逃往台湾，司令部下属的第 4 军械总库库长孙萍也乘机席卷全库经费同时出逃。行前布置潜伏特务于 20 日夜

秘密将军火库炸掉。

这情报比被服总厂的问题还要严重，若他们的阴谋得逞，不仅库存的 5 千吨军火付之一炬，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都将遭受不可估量的损失。

我又一次召开有关人员紧急会议，首先由石士超同志介绍了敌人头目逃跑前后的情况，接着他又强调严重性说：“目前总库 1600 余人，群龙无首，惶恐不安，一些坏人又煽风点火制造破坏，随时有发生不测事件的可能。”

接着大家充分发表意见，最后形成 3 条决定：一是首先物色一名代理总库长，以稳定人心，控制局面；二是发动群众，严密护库；三是派得力干部下库协助工作。

关于物色一名代理总库长一职，我们对敌司令部军械处所有军官排队分析，认为中校科长王明比较适合。据了解，王工作能干，品行也好，但不见重于他的领导，常受排斥打击，对现状不满。再则，他业务上与军械总库有指导关系，对下边的主要骨干和业务比较了解。

由于石士超与王同在一个处里工作，我安排石先与王谈话，表示愿意之后，我又登门拜访，向王宣传我党我军政策，要求其带罪立功。他爽快地答应了，当天就下库开展工作。王即召开全库上尉以上军官会议，宣布说司令部派他来临时代理总库长，并要求大家坚守岗位，服从命令。基于王原本就是上级机关的科长，又都互相认识，故没有人怀疑，没人违命不听。

王到职后，我们又支持其解决仓库官兵的生计问题。总库前任把公款席卷跑了，官兵吃饭成了实际问题。我从情报小组筹集到的活动经费中，派人给王送去 5 两黄金和 500 元现洋，以解燃眉之急。这些经费只维持了一个多星期时间，王只好将

老婆的金银首饰全部变卖，换来 1800 元现洋，才渡过困难。

与此同时，我们交给王的首要任务，就是尽快查清特务，阻止炸库。由于此事与成都黑社会的红帮流氓有牵连，王尽管用心清查，但一时也查不清楚。我们共同商议在潜伏特务没有查清前，先排除掉爆炸危险因素。

16 日夜，我们设法从汽车 8 团调来 10 辆载重汽车，我亲到现场指挥王挑选的 30 名亲信，抢运出 30 车计 120 吨主要武器，转移到陕西省主席董创的成都公馆后院存放（此时董已带老婆外逃，其女董彦明经事先做工作后留下，愿意配合我们工作。公馆有一个武装卫兵排负责守卫，外人不能进出）。在抢运的同时，我又安排人员逐库搜查孙萍逃前准备的炸药，至黎明时分，才将孙密藏的 5 吨炸药搜出，即秘密送往武侯祠街一个军械分库存放。从而消除了爆炸隐患，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军械总库和 3 个分库守护武装，只有一个连的兵力，而且四处分散，远不能对付社会黑势力的冲击。我要王明学被服总厂的办、法，把各库可靠官兵组织成 300 人的守护武装，配备了最好的美式武器，分别把守巡逻，不准闲人接近库房，又在主库房四周紧急架设了电网等安全设施。

以“保安团”为首的一帮散兵，多次通过地方“哥老会”黑势力的配合，想进库抢劫武器，但看到军械库已有防备，不敢轻举妄动。18 日夜，不明来历的几十个人强行冲进总库大门，护厂部队用冲锋枪一扫射，当即打死了 3 个，其余纷纷逃散。

为了确保军械库安全，我们派出得力干部下库协助守护工作。总库下属 3 个分库，一个分库的库区又不只一处，驻地分散，易出漏洞。除总库由我直接帮助工作外，还把高怀廉、张世杰、石士超 3 人分别派到 3 个分库协助工作。总库和各分库

日常事务仍由原负责人安排，我们只在暗中给予精神鼓励，重大问题出主意。

就这样，我们安全地渡过了 20 天。我军进城接管时，第一个被接管的就是军械总库，完整地移交了 5700 吨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

由于这个单位护库有功，解放后，全库 1600 余人概按起义人员对待。王明担任人民解放军第四军械总库库长，一年后，调西南军区后勤部军械处工作。

支持进步师生 抵制反动势力

“国民政府”临逃台湾时，留在成都北较场中央军校没有毕业的两千多名学生，已有几个月没发粮饷，此时学校陷于严重的混乱之中。

前线打败仗的风声一天比一天紧，学生们正走投无路，焦急万状时，一些坏人乘机造谣惑众，胡说什么“军官学校是共产党的死对头，共产党来了，一个也活不了”！煽动学生拿起武器跟他们上山进西康；散布什么“西康四面环山，有天险保障，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第三次世界大战马上就要打起来，中美两国联合反攻，国民党一定会东山再起”等谣言。

不少军校学生不知道共产党的政策，而轻信谣言，准备跟着西逃，还打算劫取库房枪枝充实装备。

在这关键时刻，军校教员中的进步人士出面反对，揭穿谣言，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号召学生安心学习，等候解放。同时严格控制武器，防止被抢走。

两派力量，势均力敌，斗争激烈！

一天，军校一名叫陈如农的少校政治教官，不知从哪里打听到我的住地，来见我，说他原是“民主同盟”成员，因故与

组织失去了联系，现在，听说我是共产党地下组织负责人，他代表学校进步力量冒昧找上门来，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基于成都还没解放，地方党组织一般尚处于隐蔽状态，而我们身份实际已经半公开了。于是我热情地接待了陈如农，听了他介绍学校正发生的事情后，我表示对他们从事的活动将尽力支持。他即表示今后接受我们的领导，希望我能亲自到学校看看。

从这天起，我们情报小组又开辟了另一条新的战线。为了稳定学生情绪，宣传我党政策，揭露敌人阴谋，我把情报小组能抽出的力量，都投入到军校去开展工作。我三进北较场，见到学校经费无着几天没有开伙，我们拨出一千银元救急；对进步老师的努力，及时给予鼓励，并随时向他们提供前线敌情动态。

时局一天比一天明朗好转，陈如农等人的工作也分外卖力，学校秩序逐渐稳定。而坏人带走的学生不到 300 人，可一枝枪也没被拿走。

解放军进城那一天，军校学生员工近两千人，列队参加了欢迎仪式，引人注目，在社会上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军事接管后，这批学生中的多数人继续留校学习，陈如农同志按进步民主人士对待，晚年还乡，被江苏无锡市选为政协委员。

（下辑续刊）

一次遭遇战与两位老首长

焦东海

1949年12月19日，二野18军52师155团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八天行军500多华里，打了5仗，最后在沙坪（今峨边）全歼了国民党宋希濂部队，打了一个以少胜多的漂亮仗，全军为之振奋。12月21日吴忠师长率154团主力从犍为西北之泉水出发，向峨眉方向攻击前进，然后向成都方向靠拢，参加成都战役。

为了行动方便敏捷，出发前师部组织了一支小部队，跟随吴忠师长、刘振国政委前进。当时我在52师筹粮队任分队长，不知什么原因？上级把我们这个分队也抽调到这支小部队来了。行军顺序是：师长、政委和几个参谋带一部电台在前边走，接着就是我们这个10来个人的分队，再后边是师政治部的几个干部和警卫连。当时我们都感到能紧跟师首长行军作战而自豪，走起路来特别有劲。

21日或者是22日，我记不清了。当天下着雨，我们急行军走了一天路程，入夜，什么也看不清，我们摸着进入一个镇子。镇子里的老百姓怕打仗，几乎跑光了。我们在一老百姓家宿营，家里只有一个老头，弯腰驼背，看样子有70多岁，开始见到我们很害怕，问什么情况他都不说话，过了一会情绪有所好转。他对我们很好，给我们拿柴做饭，让出房间给我们住。师首长给我们讲这一带有国民党的部队，随时可能发生战斗，睡觉不要脱衣，要提高警惕。我只好和衣枕戈而眠。

第二天，天刚亮就出发了。出发时我才看清这是一个小